

异域见闻

我在美国告警察

卢素玉

前几年我到美国东部小城安纳波利斯“打工”。这里空气清新，处处可见绿树和鲜花，城市里很少有高楼大厦，街道两旁多是两三层的小洋房。工作几个月，我就成为“有车族”。那天我出门办事，开车过一个小山丘时感到很吃力，我于是油门踩了点，结果下坡的时候由于惯性，车一直往下冲，迎面看到一个减速停车的标志牌，我一个急刹车，可是车还是没完全停下来，就溜过了停车线。我四处看看，好在没警察，否则是要罚款的。正在暗自庆幸，忽然看见一辆警车追了上来，我这才想起美国路面交通监控系统很完善，如果违章很难逃过警察的眼睛。警察对我说：“你没看见停车标志吗？这里是人口密集区，你这是超速行驶。”“不是我超速行驶，而是下坡太陡，我停不下来。”我说。那警察却不容我争辩，开了张300美元的罚单。办完事后我回到公司便向同事大倒苦水，同事说：“那个开罚单的警察执行公务时不分是非，不问情由，你完全可以去法庭告他，跟不准会免去罚款的。”“这能行吗？民不跟官斗！”我半信半疑地说。“在美国打官司上法庭是很平常的事情。”同事鼓励我说，“你要尽可能找到理由为自己辩解。”过了两个星期，法庭开庭了，那位给我开罚单单的警察也出了庭，不过他是穿着便装的。他的神态有些漫不经心，原来在美国法庭就像我们隔几年出远门旅游一次那样平常。他脱下了警服，不过是个五十多岁秃了顶的男人，远没有那天威风。我向法官致敬后就开始向法官申诉，我首先陈述了事情的经过，说这件事情我有一定责任，但事出有因，我强调自己对路况不熟悉，而且减速标志牌设置也不合理，停车标志刚好设在较陡的下坡路而且并不醒目，让司机很难反应过来，并且我已经尽力刹车了，只是由于惯性没完全停下来。警车到了后，我也很配合警察的工作。法官又问那个警察我的陈述是否属实，那个警察说：“是。”自始至终，他就说了这么一个字。随后法官宣布：“免于罚款。”我原来以为会有一番唇枪舌剑的激烈争辩，没想到就这么胜诉了，来得也太容易了，前后只用了十分钟。走出法庭，我的心情好极了。

世相百态

没有邻居的楼栋

杨朝明



搬进新小区，有曲径通幽的花园绿地，房子宽敞采光也好，多么舒适的居家环境啊。忽然又想，原来老住宅区的那些邻居们，以后真的就难见面了，心里顿时一空。上楼时碰见一个中年男人，也不知道住几楼的，反正他从楼梯往下走，脸上洋溢着几分喜悦。呵，新邻居。我忍不住招呼了一声：“你出去啊？”中年男人立即收起原本自然的笑容，瞥我一眼继续下楼。没回应没关系，一回生二回才能熟嘛。刚进屋关了门，听到楼梯间有人噤噤急匆匆上楼，一时兴起我脸贴防盗门的“猫孔”，仔细瞧去，一个人影停在对门的门口，先打量了一下防盗门，又用力拉了几下把手，然后用钥匙把门打开。哦，原来是对门的回来了。但奇怪，人不进屋又把门关了，仔细反锁完毕才轻松地转过身。是他，刚才碰到男人居然住对门！只见他还做了两个动作——站在楼道警惕地看着楼上，又侧耳听着楼上的动静。之后，才又下楼。明白了，我跟他一招呼，把他当成什么人。一天与妻子外出，下楼时遇一年轻女子上楼。女子面容姣好，个子高挑，一身素白的连衣裙，看上去很有些神似我们单位的那个打字员。嗯，这该是个不错的邻居。心里豁然竟冒昧地招呼：“新邻居，你回家啦。”这次我特意加上“新邻居”，是为了明确表明自己的身份，以避免误解。哪知结果仍让我出了一身冷汗。女子猛地停下脚步，惊讶地瞪我一眼，又盯一下我旁边的妻子，然后急切地往楼上跑了。出了楼门妻子就指责我：“你又不认识，乱打什么招呼？人家还以为你为人大白天的想耍流氓，多事！”我脸红地申辩：“不就是招呼新邻居嘛。”其实我也纳闷，妻子对这些邻居的态度竟也变得与他们相似，充满了警惕。纳闷没用，马上发生的事，就印证了妻子的说法不是空穴来风。我不经意回头往楼上望了一眼，那个像我们单位打字员的女子正站在我家楼上的窗口，向一个男人边说边用手指挥。男人狠狠地“看”我一眼，啪地关严了窗子。教训深刻啊。看来我还是得尽快适应这个新秩序，少出“洋相”。心里要谨记住，大家相安无事就好，切忌自作多情乱打“招呼”。

亲情快递



父亲卑微的身姿

李兴海

父亲在小镇里呆了足足半生。年后回家，我每每和他谈起城市马路上轰隆隆的地铁和密集如流的人群时，他总是听得目瞪口呆。最让他欣喜的是，谈话最后，我总喜欢说上那么一句，爸，等毕业了，我接你去我们学校看看，可漂亮了！这个夏天，我终于毕业了。欢聚过后，我没有忘记自己当初对父亲许下的承诺。于是，兴奋地给他打了电话，让他乘车来北京找我。北京的车站挤满了从全国各地来求学的毕业生。父亲夹杂在这样光鲜亮丽的大学潮中，显得分外夺目。我对父亲说，每天都有不计其数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入北京。他们住潮湿而又闷热的地下室，吃廉价的街边碗面，说方言味极浓的普通话，却穿一身白领式的工作服。父亲默默地听着，时不时朝自己身上打量打量。进入那家事先预定的宾馆时，父亲有些茫然和诧异。他停在门口，像个迷路的孩子，对着大厅四处张望。片刻之后，回头怯生生地问我：“你们宿舍已经不能住人了

吗？要不，我们去宿舍住算了，这里估计贵得要命！”“没关系，爸，最近这里打特价，才几十块钱一晚呢！里面又能洗澡又能看电视，和咱们镇上的招待所差不多划算。”我只能这样哄骗父亲。否则，按照他的性格是无论如何也不愿这样破费的。想想，他这半生虽说是在镇上安度，事实却连真正的宾馆都没有进去过。偶然，熟识的朋友结婚，搬迁，在酒店里办了筵席，大张旗鼓地发了请柬，他也只是匆匆地进去吃上一餐，却从未感受过在里面睡上一晚的舒坦。房间在八楼。我领着他，慢慢走向电梯。他对这个东西并不陌生，但实质却没有坐过几次。我能看出，他的神色中充满了好奇和惊讶。有几次，他似乎想要问我什么，但碍于周围站着西装笔挺的中年人，又硬生生地咽了回去。走出电梯后，他说了一句让我百感交集的话，儿啊，这电梯可真快！宾馆的设施，让他倒抽了一口凉气。如果我告诉他，这几日的费

用是我整整一月工资的话，他不但不会指鼻骂，甚至拂袖而去。可我真想让他来首都看看啊！兴许，他这一生，只会来这么一次。因此，我有必要搬尽谎言，好让他安享清福。晚饭后，他坐在宾馆的沙发上翻看房间价目单。时不时发出一阵惊叹。天啊！一条床单要500？妈呀！一块地毯要2000？那几天，他在宾馆里住得小心翼翼，如履薄冰。我知道他不抽烟，勤洗澡的缘故是什么。他怕烫坏地毯和弄脏床单。我不明白，一向心高气傲的父亲，为何成了这副模样？之后的饭局更让我热泪盈眶。他握着那些昔日曾给予我帮助的老生的手，迟迟不肯松开。说了许多重复的话，鞠了很多次躬，敬了不少杯酒。导师们无不被他真挚而又卑微的诚意弄到尴尬。我忽然想起，很多年前，他也曾这样感谢过我的高中班主任。教我顶天立地、流血不流泪的他，原来，也有着这样卑微而又怯懦的身姿。

涛涛图

生活空间

一碗绿豆汤的温暖

郭克秀



那天下午，我打电话告诉母亲我要复读，但是这个暑假我要继续打工。母亲哭着说：“孩子，你终于找回了自己。”回到宿舍，我就迫不及待的翻开那本书，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，我的心灵在那一刻得到满足。第三天，我把书还给了阿姨，又借回了第二卷、第三卷。这部书给了我无穷的力量，比起书中的人物，我幸运得多，也幸福得多。以后上工路过那扇窗口的微笑，我总是给阿姨送上一个纯真的微笑。假期结束的时候，我又来到那

扇窗前，和阿姨告别，可她却不在。情急之下，我画了个大大的笑脸，贴在她的窗前。重回教室，我更加珍惜自己拥有的学习机会。每当遇到难题时，眼前总会浮现那位不知道姓名的阿姨，那碗让我命运转折的绿豆汤，她那鼓励的眼神，让我信心百倍。一年后，我如愿踏进了大学校门。多年以后，我依然清晰记得阿姨那鼓励的眼神和那碗绿豆汤，它像一盏明亮的路灯，指引着我不断向前。

简介，但毕竟种类繁多，重复的就没有挂名牌。我只好记着这个问题，等爸爸接我下晚班的时候，问了熟悉植物知识的爸爸。爸爸果然厉害，看了一眼就说，这是枫杨树啊，别的公园也有，也是郑州行道树的一种。我上网查询，原来枫杨树为胡桃科枫树属，落叶乔木，常作为遮阴树及行道树，对烟尘和二氧化硫等有毒气体有一定的抗性。然而，尽管我知道了答案，却未再见到那位老先生。没办法解答我的疑惑。后来，我找到一套植物图鉴，下班的时候就翻一翻，认识这些为我们带来美的享受的花花草草，希望在以后，可以为游客答疑解惑。

我的工作可以说平凡无奇，但是，我却觉得很有意义。游客们来到美丽的公园，需要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轻松舒适的一片阴凉，不管是亲热热的情侣，还是温馨幸福的一家，都希望在这块清凉安静的地方留下最美好的回忆。而我和我的同事们，用我们勤劳的双手和真诚的服务，为市民创造这样一处快乐的驿站，看着他们开心而来，满意而归，我对这份工作充满了信心和自豪。

那年高考前夕，我病倒在医院里。在班里一直成绩名列前茅的我落榜了，伤心绝望之余，将课本撕得粉碎，然后做出一项重大决定——外出打工，义无反顾的登上了到省城的班车。在省城，我做了一名建筑工地的民工。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，我不敢审视自己的人生，唯有拼命干活。没过几天，火辣辣的阳光就将我晒得黝黑。一天中午，师傅们都休息去了，我还在粉刷一个墙角，几次涂抹，那墙角还是不平。太阳炙烤的我汗流浹背，干渴难耐。抬手擦汗的工夫，我看到对楼层底层的窗户敞开着，一位戴眼镜的阿姨正坐在桌前专注的看书。突然一股钻心的痛袭上心头，曾经把读书看的比生命还重要，置身书中的那种惬意和享受，我永远忘不了，可是生活却捉弄了我。我逃也似的离开了那扇窗，割断了自己对书的梦想。第二天，收工的时候，我又在那窗前踌躇了一下。就在我凝视的时候，几声“咚咚”声打断了我的回忆，抬头，看到那位阿姨在敲窗户，她端着一碗绿豆汤，向我招手。我不由自主的走过去，接过绿豆汤一饮而尽，一股清凉的感觉直抵心底。这时候，阿姨开口了：“孩子，看你忧郁的神情，是不是内心有伤痛啊？这几天我一直在观察你，人生无处不挫折，哪里跌倒哪里爬起，一定要给自己的人生好好定位。这本书借给你看！”她递给我一本《平凡的世界》，她的眼里满是慈爱，让我突然想起了母亲，心里顿时充满了温暖。

大学毕业后，在职场上几经拼搏，我应聘到市区的一家公园做门卫服务工作。工作伊始，在前辈和同事的指点下，我很快适应了自有的岗位。但是，由于初来乍到和所学专业知识的限制，还是会有游客带着问题来问我，又带着问题离去。看着他们依然疑惑的脸庞，我总会有着一些遗憾和愧疚。公园里的日常工作有的时候很需要园林专业知识，我并非园林或者生物专业出身也带来一些困扰。曾在

人在途中

踏入社会第一课

韩琳

位常来散步的老先生问我，这棵树叫什么名字啊。这问题一下难住了城市里长大、连地里的麦苗和韭菜都“傻傻分不清”的我。除了厨房里吃的菜和阳台里的花，我多余一种植物都不认识。我抬头看看这棵树，如老先生所说，这棵树长得“奇怪”，树枝上挂满串串“项链”，一条一条，镶满细碎的明黄色小花朵，精巧可爱，与高大健壮的枝干相映成趣。虽然公园里大部分植物挂有

向天歌说：“原来她专职负责统计每天的广告量，后来我听说她是简安祥的亲戚，担心这个岗位太关键，就让靳新胜以轮岗名义将她调到市场部，实际上是个虚职的地方。”李海鸣说：“你的这个决定很及时，前天，她把一张安定医院的诊断证明通过集团总编室转给我，中度抑郁症，这可是个要命的病，到最后有可能发展到杀人或自杀。她的丈夫刘立东是海南区发行站的副站长，比她大15岁，你了解这个人吗？”“我没见过，但是曙光和我专门提到过他。说他这个人，除了年龄以外，再没有值得尊敬的地方。给他的评价是八个字，不仁不义，欺事有余。”“还有一点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这个刘立东是简安祥的发小，工厂倒闭后投奔了简安祥，把他安排到发行站，据可靠消息，在发行站这几年，替简安祥黑了多少钱，所以，对这两口子要多加防备。”

送走李海鸣，向天歌斜靠在沙发闭上眼养神。他的座机急促响起：“向总，大事不好，老郑他，他，可能出事了！”靳新胜电话里的声音已经变了调，“我刚接到高速支队的电话，说他在京海高速70公里300米处翻了车，清障车正在清理现场，人已经被120接走，正送往海江总医院，您看怎么办呀？”向天歌的头嗡地一下，他只记得太阳穴的血管腾腾地跳着，他刚要向李海鸣做了汇报，抓起车钥匙，冲到停车场，开足马力向总医院奔去。

护送郑曙光的交警得知向天歌的身份后，简要介绍了事故情况。郑曙光的车是在京海高速70公里300米处翻的，当时的时速估计在120公里左右，从现场勘察情况看，应该是从里道超车未果，前车向右并道迫使向右打轮，结果撞开护栏后翻到隔离沟里，车子跌到沟底的瞬间，郑曙光被从驾驶室甩出车外，头部撞在隔离沟里遗留的一截水泥涵管上，右肩被上面遗留的一根钢筋刺穿。交警开始奇怪现场几乎没有一点刹车痕迹，怀疑两种可能，要么郑曙光疲劳驾驶睡着了，要么刹车系统被人破坏。

核磁共振片子出来了，郑曙光的妻子和向天歌一左一右围在丈夫身边，大夫表情凝重，说由于外力撞击过猛，属于严重的颅脑外伤，必须马上手术进行血肿清除，但是情况不容乐观。郑曙光的妻子听完就跪到了地上，拉着大夫的胳膊说：“您可一定救救他啊，他才42岁。”郑曙光被推进手术室，白色的铁

门咣的一声关上了，门上的红灯亮起，“手术中”三个字异常刺眼。过道的两排长椅上坐满了陆续赶来的郑曙光的亲属。这时，又来了两名警察，将向天歌叫到了外面的走廊。来人是分别是高速支队和刑侦支队的警察，交警说经过勘察发现刹车分泵放气阀上的螺丝被人拧松，上面的印迹是最靠近下的，他们觉得不像一般的交通事故，就报了警，希望刑警介入调查。警察直奔主题：“在您看来，平时和他接触的那些人里，谁最有可能做出这种事情？”向天歌瞥了一眼手术室门上的灯：“现在不是谈这个问题的時候，人还在手术台上情况不明呢！”约摸过了一个多小时，手术室的门开了，仅仅开了一条缝，主刀大夫侧身出来，一句话没说，只是冲着外面的这一大群人缓缓地摇了摇头。郑曙光的妻子顿时昏倒在地，他的女儿扑到长椅上号啕大哭。亲属们乱作一团，有的抱大人，有的抱孩子。向天歌呆呆地坐在原地，手脚冰凉，眼前一片空白，他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

向天歌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医院的，更不知道是怎么坐进李海鸣的办公室的。他唯一残留的印象是郑曙光的遗容，擦净血污的脸庞依然那么棱角分明，英气逼人，只是那张脸太苍白了，太安静了，没有一点生命的征兆。向天歌已经哭肿了双眼，揉皱的面中纸扔得满桌子都是。李海鸣让叶子凡先拟个挽联草稿，送高庆国审定后交到集团总编室，高庆国已经批示《海江日报》《海江商报》《海江都市报》明天在同一位置以同样的面积同时刊发。

叶子凡同样不知所措，一支笔握在手里写写画画，但就是不知从哪里下手。两行字，要概括一个人的一生，对于郑曙光来说，实际上只是半生，如何包容得了？向天歌哭了几次，渐渐平静下来。他接过叶子凡的笔，在一张纸上一气呵成了两句话：满腔抱负如今竟成往事，一生温良何日再见曙光。

16.家庭危机 经过那番激烈争吵，又经过了郑曙光意外辞世的重大变故，向天歌和谢真真的关系降至极度深寒。最近，向天歌干脆一走了之，每天住在报社，晚上排满了应酬，结果一段时间下来，竟然收成不俗，还达成了几项可观的合作，他自嘲地说这叫天道酬勤，堤外损失堤内补。

连载

北京电信局通信机房内，高大的机柜整齐地排列着，这天上午，查理欧和Lily正表情专业、动作规范地带领乌州局的冯局长和詹总，在这里参观爱西的数字交换机。冯局长身材伟岸，慢慢往前挪着步子，谁也猜不透他在想些什么。“爱西的故障响应时间是多少？”詹总最关心的，一是技术先进性，二是产品的质量，三是售后服务。

查理欧赶忙面带微笑走上前来说：“北京局的技术骨干都去美国培训过，一般性的维护他们都可以解决；万一出现重大故障，爱西在北京设有备件中心，两小时内一定解决，不过据我所知，咱们的设备从来没有出现过重大故障。”

一行人边走边聊，詹总又问了高工一个新问题：“咱们北京局用过国产数字交换机吗？”近半年来，深圳天赛的销售徐飞，一直上门宣传自己的产品。让詹总对国产数字交换机有了充分的了解。

“咱们这儿是全国的通信枢纽，重要的客户太多了，还不敢用国产的设备。”高工不以为然的摇摇头，“前几天来了个叫什么‘恒佳’的，也想和我们做技术交流，咱可没工夫安排。”

下午，一辆酒红色子弹头开进北京西三环一个简朴的大院内，詹总从车里出来后，看着大院里那栋灰色大楼问：“小徐，这就是中国通信研究院呀？”这个高工正是天赛的销售徐飞。徐飞带着詹总拜访的这位陈总工，是中国通信界泰斗级的技术权威。天赛知道詹总要来北京，就精心安排了这次会面，他们希望通过名人效应再加上权威意见，为自己的国产数字交换机在乌州赢得宝贵的一分。

詹总，小徐把你发表的论文拿来给我看看，写得不错。”陈总工指着茶几上一叠论文复印件说。这话让詹总受宠若惊：“这些文章写得还很肤浅，请您多多指教呀。”

“哈哈，詹总，不用客气！是这样，今年咱们院刊要出一本《新技术集萃》，詹总如果有时间，也可以写一两篇东西放上去。”陈总工的话不禁让詹总暗自心花怒放，一连声应诺下来。这个《新技术集萃》就是天赛资助科研院搞的，专门用来网罗那些重视技术声誉的总工们。徐飞心里很

清楚，他一看谈话气氛很好，就插空提出：“詹总，我们詹总的儿子在北京邮电大学读电信专业，明年就要毕业了，不知道能不能让他考您的硕士？”“哦？是吗？虎父一定没有犬子呀，对想干一番事业的年轻人，我是很欢迎的！”

离开科研院时，詹总对徐飞的安排充满了好感。夏琳在友谊商场挑了一个数码相机。第二天，夏琳早早来到电信局，刘处长的办公室门开着。

夏琳进门做了自我介绍。她觉得刘处长和自己电话里形成的印象没有两样，热情、和善，说话语气很足，是个不爱打官腔、做事很实在的老好人。

“处长，您给我订了那么好的房间，又派车来接我，我得谢谢您呀！”夏琳微笑着而娴熟的说早已准备好的话语，“深圳也没有什么好的土特产，我只好挑了个相机带给您。”她边说边把纸盒放在刘处长的桌子上，特意将标明一千万像素的那面朝着处长。

“哎呀，你这姑娘！那么远跑来为我们提供服务，还送什么礼呢？”刘处长满脸慈祥地说，“这回可别这样了！昨天我去一个偏远乡镇，那里打了不少油井，急着等着放电话，但我们又没有足够的线

路。你要是昨天来就好了。”他停下来想了想又说：“不过，今天也不迟。”夏琳专注地看着处长。“今天有一批厂家进行宣讲。你们下午不是也讲一场？”“哎呀，处长，如果我昨天能早点见到您，就能让工程师连夜飞来了！处长，能不能明天再讲？”“人不好组织啊，不过，半个月可能还有第二批，要不你们就放在那一批？”

夏琳很敏感，一下就看出刘处长对第二批宣讲说得有些含糊，但又不敢做主，赶忙表示要和公司商量一下再定。“好，那你赶紧定，我这边第一场就要开始了。”夏琳亦步亦趋地跟着刘处长，走到宣讲会场，只见大会议室里坐满了二三十个人，前排领导上摆着总工和各处处长、副处长的指示牌，屏幕上打着“美国爱西公司真诚为您服务”的大字，讲台上摆着一只插满玫瑰、马蹄莲的大花篮。